

养育国家的孩子 (组诗)

犁夫

引子

我会铭记那片白云
白云下面是我的亲人
我会铭记那片蓝天
蓝天下面有我的双亲
我会铭记那辆勒勒车
勒勒车上拉着我的成长的温馨
三千孤儿入内蒙古
油盐酱醋操操心
阿爸和额吉呵
把心掏出来
报答养育之恩

河套

根,扎在河套
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
养父母领养了他们 奇妙的缘分
三岁多了还不会走路
瘦削的脸,多么可怜
养父母起乳名,拴长命锁
把疼爱一寸寸系紧
老照片沉默了
从时间的缝隙里
说出了养父母的一世为人

磴口

磴口的宠爱
在花椒袄里释放温馨
母亲一个人带三个孩子
三张布票
斑斑了大大小小的身高
缝补的日子
每一针都扎疼了母亲
泪水一串串
滴落在母亲起早贪黑种出的林荫

巴音呼都格嘎查

体弱多病吃小灶
高人一等座上宾
惯着,宠着
含在嘴里怕化了
养父母、哥哥、姐姐都是守护神
十二岁,严重中风
阿丽玛失学,这是多舛的命运
但两个多月寸步不离
守候在床边的依旧是养父母
借了五六千元
欠下的外债
只欠靠养父母口罗肚攒
把裤带勒紧
远嫁,养父母不放心
便托人介绍当地婚姻
成家立业,日子幸福安稳
但养父母依旧惦记
依旧操心

乌拉特草原

想念去世的阿爸
眼泪转眼圈,揪肝揪心
我在额吉怀里长大
额吉在我怀里离世
这是天赐的缘分
阿丽玛年过花甲
乌拉特草原一往情深
她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
是爱,让她传承爱
是爱,抹平了岁月的伤痕
围绕在地身边的都是爱的种子
三个子女,孙子,外孙
内蒙古大草原,这生命的驿站
爱是最好的食粮
喂大了一颗感恩的心

温更镇

时光如流水
但流不去阿爸的沉稳
套马杆上抡圆了信心
额吉的奶茶和手把肉
养壮了青春
晨曦,书包,炒米,羊群
姐姐,牧羊鞭,马头琴
阿爸的鼻烟壶
闻出了草原的爱恨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阿爸,额吉呵
我在远方
叩拜头顶上的蓝天白云

星诗空

上阙

南朝的著名诗人江总,一路听泉,循着旧迹渐渐走近了榆溪塞。雁地瘦寒,雨雪成霰,絮絮扬扬,幽咽的泉声笼统成一片,诗人仅存的一点“独散万古意,闲垂一溪钓”的雅意,也被霜风掠去。隔了茂密的榆林,远处的榆溪,水凝波伏,偶尔传来几声寒鸦的啼鸣。诗人的马车停在一棵大树下,雁雪覆驿,只有几行孤迹,诗人迷路了,只好沿着溪水寻去。

榆溪是黄河支流,四水汇流成溪,上绵百里,所过之地,古称榆林地。羌管笛声里,雪湿行囊,雨杂斑駁,诗人禁不住写下《雨雪曲》:雨雪隔榆溪,从军度陇西。绕阵看孤迹,依山见马蹄。天寒旗彩坏,地暗鼓声低。漫漫愁云起,苍苍别路迷。

又过了百余年,暮春时分,王维也来到了榆林郡,诗人掀开马车的帘子,一河春水浩浩荡荡,山上松柏郁郁葱葱,山下市声熙熙攘攘,长烟落日,青草一望无际,缘榆溪而来。榆溪已失去了往日的幽奇,一派萧索。诗人知道,这个著名的古塞其实已经名存实亡了。涵涌的春色还是唤起了诗人的豪情,于是《榆林郡歌》诞生了。其实,唐朝的另外几位著名诗人早已在榆溪流连了许久,一些诗篇已悄然流传开来。

王勃在《春思赋》中写道:榆塞连延玉关侧,云间沉沉不可识。葱山隐隐金河北,雾里苍苍几重色。

骆宾王的《秋雁》:联翩辞海曲,摇曳指江干。阵去金河冷,书归玉塞寒。

唐朝时的一个早晨,籍籍无名的吟者欧阳修,舟过榆溪。清溪渡雪,回舟处,便是修葺过的榆关。晨光熹微,落在焕然一新的榆溪道上,诗人只是在一片扁舟中,遥望了几眼榆林郡故城,山向榆关去了。河网密布,阡陌纵横。山上的松柏浮现在紫霞中,石泉幽冷,邑怪葱茏,慕名而来的吟者,忽然惆怅起来,信手写下《榆溪道上》:初日在斜晖,山云片片低。乡愁梦里失,马色望中迷。河底凄泉气,岩前遍绿萋。非关秦塞去,无事候晨鸡。

若是时光倒流,榆溪塞声名远播,景致更为迥幽神奇。秦昭襄王初定河套,是在战国末年,筑长城抵黄河岸边,并沿长城培植了一条以榆树为主,兼植杂木的林带,与长城并行,逶迤千里,树榆为塞,这便是著名的榆溪塞,亦称广长城。

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长城由陇西始,沿洮河东岸,经临洮县境,复东行,至宁夏固原附近,再东经甘肃环县北,循陕西志丹、安塞等县,缘横山山脉东行,分两支,一支经绥德县西,再往北止于榆林县(今陕西榆林市)东南境;另一支经靖边县东,再北折东行,经神木县北,进入内蒙古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东抵准格尔旗东北的十二连城,史称秦昭襄王长城,榆溪塞与其并行。

榆溪塞又称榆林塞,为蒙恬收复河套后设置的一处重要关隘。郦道元《水经注·河水》载:“河水又南,诸次之水入焉。水出上郡诸次山……其水东经榆林塞,世又谓之榆林山,即《汉书》所谓榆溪旧塞者也。自汉西去,悉榆柳之数矣……”如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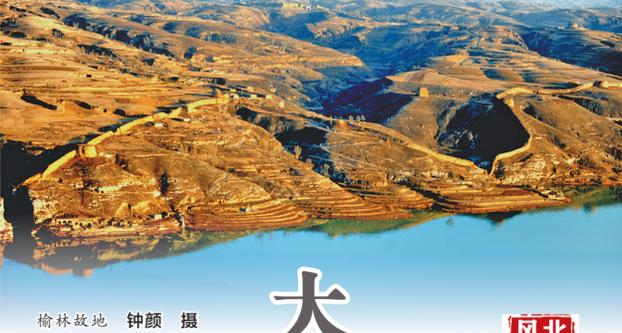
一条江

一条满腹心事的江慢慢吟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不知该从一首诗里寻找一条江的影子,还是在一条江里寻找一首诗的意象。

滔天的江水,日夜修炼,直到修炼成铿锵有力的修辞。
一条江要努力让每一朵浪花变得无比清澈,用心书写一首香草美人的抒情诗,才配得上它的使命和一个诗人的风骨。
浪花之上,承载着一江江的端午情结。

江上,一艘独木舟,被刻画成龙的形状,便多了几分飞升的力量。
龙舟带着使命而来,所有的思念,一起抵达江河之上。

诗散文



榆林故地 钟颜 摄

大河放歌

王建中

出胜州故城不远,黄河故道生长着一棵千年古榆,是榆林地的见证。

秦昭襄王长城历经两千余年,遗迹犹存。沿今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东会川北上,至巴龙架,长城曲折蜿蜒,随地起伏沉落,伸向天际,隐没于苍山云烟之中,甚是奇伟壮观。长城多为夯土筑,间有石砌。夯层历历可见,各层薄厚均匀,整齐划一。各层之间清晰可辨,夯脊白痕明显,极为坚固。过洞越溪,筑水门,既保持溪水畅通,亦可防御外敌入侵。长城沿巴龙架北上,经神树沟、德胜梁,北至坝梁后,复折转向东,抵十二连城黄河岸。这一地带地处鄂尔多斯高原东部,丘陵起伏。长城居高临下,凭据扼守,卫护河套战略高地,同时还可控制黄河天堑,与近在咫尺的汉云中郡城,互为犄角。大黑河为又一道屏障,环护阴山。垒石为城,植树为塞,屏蔽河朔,拱卫关隘,一寸山河,千里金汤,历代均有加固,蔚为大观。后世又称榆溪旧塞,秦曰塞,汉南塞。

秦汉时期,榆溪塞一带称新秦中。隋朝时期,隋文帝设榆林县,后又置榆林关,隋炀帝立榆林郡,皆因榆树成林而得名。隋炀帝在榆林城大宴北方各部落首领,观鱼宴河,百乐齐奏,榆林一时名噪天下。因一次战役大获全胜,唐又改称胜州。元时废胜州,置胜州之民置东胜州,南宋荒。明代弃塞,后来榆林城迁往陕西,也就是现在的榆林市。榆林城三迁,南辕北辙,地理上大相径庭,已经不再是榆溪旧塞的位置了。清末植被破坏殆尽,清流枯竭,榆溪塞也就彻底废弃了。杜牧描绘的“榆塞孤烟媚,银川绿草明。”的景象成为历史绝唱,也是最传神、深切的文化记忆。

时间又过去了许多年,出准格尔旗薛家湾,西行七十公里许有大松。其枝虬嵌盘屈,突怒偃蹇,争为奇状;扶疏垂荫,四季皆然,树龄逾千年。“天下第一松”由此得名,此为榆溪塞遗存,也是唯一幸存下来的一棵次生林木,遗世独立。

下阙

古代的榆关,是榆林关的简称。其故址位于今准格尔旗北境、黄河西岸的天顺圪梁村。榆林关枕河藉津,纵卧京畿之北屏,直系中原安危。故隋、唐二代,对此地颇为重视。筑关置城,从榆

一条江有了信仰,才会奔腾不息。

粽香

相对于那些传说,我更愿意相信一颗粽子的慈悲。
香甜的糯米,伴着红红的大枣,温柔的叶将它们连同母亲的心思,紧紧地裹在一起。

夏,是思念疯长的季节。
在他乡,度过几寸日和月,粽子的香气就凝聚成一条路,一直通向故乡。

那缕粽香,不动声色便牵引了我归乡的脚步。
我看到,母亲的眼里,一朵花,正在盛放。

端午(组章)

北琪

其实,我更喜欢它以香包的形式出现。一抹香味,就能达到祛邪扶正的功效。切记,属性温热,适量即可。

艾草

一种植物,被赋予吉祥的寓意,便可以理直气壮飞檐走壁,可以在任意一间屋子里燃烧激情。
它以驱邪的名义与人类并肩前行。

几株艾草,在屋檐下坚守。
无须祛湿散寒,一株没有经历过雾霾的艾草,足以让我敞开心扉。

心甘情愿,把健康和福气寄托于这株微小的植物。
当香气驻留人间,我们走过一岁,它便度过了一生。

其实,我更喜欢它以香包的形式出现。一抹香味,就能达到祛邪扶正的功效。切记,属性温热,适量即可。

其实,我更喜欢它以香包的形式出现。一抹香味,就能达到祛邪扶正的功效。切记,属性温热,适量即可。

五彩绳

青、红、白、黑、黄交织在一起,五彩的丝线把五月的炙热和梦想编织起来,就变成五彩绳,挂在孩子们的手腕、脚腕以及脖子上。

无论它们代表金木水火土,还是代表东西南北中,都带着祈福纳吉的美好寓意,帮助孩子祛病强身。

再配上小铃铛,走起路来叮当作响,便是童年的美妙乐章。

第一声雷过后,五彩绳会变成孩子心中的小龙,带着烦恼和忧愁,随着流水越漂越远。

至此,五彩绳的使命圆满完成。
它存在的意义,正是我们心中的期盼。

人的意念要比丝线牢固得多,相信美好,美好就会发生。
好运开始一年的旅程。

道:鹿塞鸿雁驻,龙庭翠辇回,毡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索辔掌馐肉,丰饔献酒杯……

这是展现各民族文化、经济、社会、融合的肇始,也留下了亡隋的榆林之殇,喋血榆关。隋炀帝恋恋不舍流连五十余日后,经榆关渡黄河,溯金河而上,出白道,赴突厥启民可汗牙帐所在的破口(今四子王旗一带),任命自己的心腹张衡为榆林郡太守,可见榆关为要冲之塞。唐贞观十三年,又重修榆林关,城续用之。榆林郡为边地重镇。著名诗人王维在这里写下了《榆林郡歌》:山头松柏林,山下泉水伤客心。千里万里春草色,黄河东流流不息。黄龙戍上游侠儿,愁逢汉使不相识。

朔风霜紧,关河冷落,晚照当楼,但榆关并不凄凉,还是一片葱茏之地,榆溪塞名不虚传。王维在这里用了一个典。那是汉朝,一叶轻舟漂过金河,停泊在榆溪塞的一棵老榆树下,在这个被雨露染红的秋天,汉桓帝弃舟登岸,东行代地向榆中故道寻迹而来。故道在数十年前已经荒落了,汉桓帝夜迷失道,举目望去,只有河边一户人家亮着灯火,便只好投住这户人家,同行的有位来自洛阳的大商人,携带着许多金银货物,跟随在汉桓帝的后面。恰巧,这是一名船家,热情的船家解缆起船,送他们过河。不料,商人突然发病,客死舟中。这位船家就把他的尸体埋葬了。若干年后,商人的儿子终于打听到父亲的死讯,便寻了过来。墓穴打开时,却发现父亲所带的金银货物原封未动。商人之子被船家的高尚品德所感动,便要把这些金银货物全部赠予船家,船家坚决不受。汉桓帝听到这个事后,称赞这位船家:“真乃君子也!”于是这个渡口,就被唤作了君子济,就在榆关下。这个故事,为榆关平添了几许暖意,可爱,可亲,也清婉了许多。

郭子和反唐,这里偏居一隅,榆关成了孤悬河外的番邦割据之地,狼烟四起,也就荒落了。
宋代时,这里是著名的黄河榷场,西夏、辽、金,马踏关隘,贸易虽然促进了和平,无奈一夕数惊,边患频仍,萧索还是呼啸而至。诗人刘著《出榆关》写道:羽檄中原满,萍流四海间。少时过桂岭,壮岁出榆关。奇祸心如折,羁愁鬓已斑。楚累千万亿,知有几人还。
可见,榆关也不乏绝塞愁寒的意境,但到这时仍然还是一处重要的关隘。出入这道关的重要历史人物,也络绎不绝。

榆关的衰落大约在元时,到明时,随着东胜州的废弃,榆关也一同消失了。历代文人名士钟情于榆关,留迹于黄河两岸。年年岁岁,河光山色,深情缱绻的渲染,滋润着榆关;古往今来,盛衰兴替,无微不至的影响,雕琢着榆关。

历史上,榆关、榆关、玉关(玉门关)是三个不同的所在。很多诗里将榆关、榆关混淆了。在古诗里,玉塞、玉关都有固若金汤的意思。

历史仿佛是一位无所不知的智者,无所不能的大匠,始终青睐于榆关,使这方水土孕育的每一株草木,都散发着氤氲的历史之气;每一块山石都蕴含着文化的灵毓之秀;每一条小径都流动着诗词歌赋的人文渊藪之沛。这大抵就是榆关的蕴藉了。

我和弟弟打草时不怕辛苦,经常满山转,到处找草。因为下手晚,都被别人打过了,只好在边边角角打草。我曾多次向父亲母亲抗议,我们为什么不能早点儿打草。父亲母亲也不解释,反正不能先打草。草太矮,镰刀都割不到,有时只好用锄头连根往下刨,刨完了再用耙子搂到一起。长大了才知道这是破坏生态环境。

我和大弟弟打草从不偷懒,同样的时间,肯定比别人打得多。但有时草太少,又被别人打过一遍,打了半天,也没有打多少。这时,我和大弟弟都不好意思回家,怕人看见笑话,就在山上待着,天黑了才回家。母亲知道后非常心疼。我和大弟弟经常看见有人打了半天草,还没装满车厢,我们就会笑话人家,打那么一点儿,还好意思回家。我们打得多时,毛驴车上的草像一座小山,得用一种专门捆绑草的工具才能捆紧。

草拉回家后,还要晾晒。打草季节,家门口的空地上,会摊开厚厚的一大片,晾晒时要反复翻腾,每天上下午都要翻一次,晾干后还要垛起来。每年我们都能打一大堆草,自己家的牲畜吃不完,还会送给没打上草的人家。

那时,我们以要为一辈子草。没有想到,离开家乡后,再未打过草。我们老家现在也没有人打草了,庄稼秸秆足够牲畜吃了。在内蒙古牧区,打草都是机械化了,打完直接圈成大圆捆,晾干后拉回家垛起来,冬天喂牛、马、羊、骆驼。

草拉回家后,还要晾晒。打草季节,家门口的空地上,会摊开厚厚的一大片,晾晒时要反复翻腾,每天上下午都要翻一次,晾干后还要垛起来。每年我们都能打一大堆草,自己家的牲畜吃不完,还会送给没打上草的人家。

那时,我们以要为一辈子草。没有想到,离开家乡后,再未打过草。我们老家现在也没有人打草了,庄稼秸秆足够牲畜吃了。在内蒙古牧区,打草都是机械化了,打完直接圈成大圆捆,晾干后拉回家垛起来,冬天喂牛、马、羊、骆驼。

我和大弟弟打草从不偷懒,同样的时间,肯定比别人打得多。但有时草太少,又被别人打过一遍,打了半天,也没有打多少。这时,我和大弟弟都不好意思回家,怕人看见笑话,就在山上待着,天黑了才回家。母亲知道后非常心疼。我和大弟弟经常看见有人打了半天草,还没装满车厢,我们就会笑话人家,打那么一点儿,还好意思回家。我们打得多时,毛驴车上的草像一座小山,得用一种专门捆绑草的工具才能捆紧。



北国风光

寂静的渔场

李海波 摄

炊乡烟土